

# 那年夏天

□南京 刘少勤

暑假期间,几位在外地当老师的同学来南京小聚,就着几瓶啤酒,我们越聊越嗨。我从那年夏天聊起,回忆起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邓老师。

八岁那年夏天,母亲用碎布给我缝了一只书包,那个太阳辣辣的上午,父亲扛着桌子凳子送我到学校。那时我们那里上学,学校不配备课桌椅,由学生自带。我的课桌和凳子是仁哥哥用过的,他们打小就身材高大,当时请木匠师傅加工就是大一号的,规格跟瘦小的我完全不匹配。

学校按课桌椅高低排座位,我带的桌凳长腿高脚,自然被排在最后一排。上课时,我像一只顽皮的小猴骑坐在高高的凳子上,因居高临下,有谁咬个手指头、有谁将鼻涕抹在同学衣服上、有谁偷看小人书,都尽收眼底。45分钟里,我真正看黑板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,其他时间都在“看戏”。终于有一天,邓老师将我从最后一排调到正中最前位置,“看戏”不成了,还要“吃粉笔灰”。在老师眼皮底下,我终于开始“好好念书”。有个星期日去供销社买盐,邓老师正与几位长者聊天,出门时听到有人说我父母的名字,“这小家伙成绩不错,是念书的好料!”这是邓老师的声音,回家路上我脚

下生风。

我还记得,二年级暑假前老师们来家访的场景。家访往往是校长带队,老师们在田埂路上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,遇到路上一块大石头或一摊泥巴,校长一个急刹车,引得后面一阵惊叫,田间劳作的汉子直起腰来观望,跟着一声声爽笑。到了学生家门口,老师们将自行车支起,一溜排开,壮观场面不逊于现在谁家门口停着几辆顶级豪车。

我期盼老师们来家访。二年级快结束了,还是没来。暑假前到校领成绩单,考得不错。邓老师将我拉到一旁,说张校长要去家访,晚上在我家吃饭。学校活动一结束,我撒腿狂奔,回家兴奋地告诉爸妈。父亲抡起扫帚,打谷场上尘土飞扬。母亲喝道:“不扫了,快去抓鸡!”竹林里鸡飞狗叫中,我听到有人喊我,是邓老师!鸡一时没逮着,我们空手跑出竹林。邓老师递给母亲一只土布包,里面有一块猪肉、一瓶酒,还有几块豆腐。他急匆匆离开了,说得一会儿陪校长他们一块过来。

晚上六点光景,自行车队到了。在大门口,张校长给我发了奖状,摸了我的脑袋。父亲在堂屋里点了两盏煤油灯,亮堂堂的,墙壁上的毛主席画像熠熠生辉。晚饭时,

一桌子菜,张校长他们没吃什么,倒是给我夹了不少肉。父亲平日滴酒不沾,那晚他轮番敬酒,不一会儿就将自己整趴下了。离开时,校长和邓老师他们,每人递给母亲两块钱,说是晚饭钱。两块钱,差不多可以称3斤猪肉了。母亲急得涨红了脸,几颗雀斑都变了颜色。校长说这是纪律,不能违反。

我不会忘记,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,父母为了锻炼我,让我跟着姐夫学做小买卖,就是将外地水乡的小鱼干贩卖到我们那里。一天中午,我误打误撞地跑到邓老师的庄子,竟然还在他家门口扯着公鸭嗓子叫卖。师生相见,我既尴尬又紧张,汗顺着脖子流淌。几年不见,邓老师明显老了瘦了,脸色难看。他问起我的情况,我一一回答。他说:“男娃要吃苦锻炼,但不要误了学习正事。”他叮嘱我要有志向,将来最好报考师范学校,当名好老师。临别,邓老师递给我一顶草帽,让我挡挡烈日。路口拐弯处,我回头,邓老师佝偻着腰,倚靠着门,目送我步入葱茏田间,没入稻浪里。开学后不久,噩耗传来,邓老师走了。那天师生邂逅,他拖着癌症晚期病体。

几十个夏天过去了,邓老师给我的记忆日渐模糊,但有些事、有些景、有些话早已深埋心底。

# 西北望,射天狼

□南京 赵培龙

戈壁滩的九月昼夜温差很大,中午在帐篷里穿汗衫短裤,到了夜晚不得不穿上厚棉衣。一转眼,进入西北某基地实弹训练已有近两月,眼下,全团上下正摩拳擦掌斗志昂扬,准备最后一个课目。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“联指”下达任务。

这天子夜,指挥所铃声大作,全团官兵紧急出动,导弹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我和团长以及“团指”人员高度戒备,静候“作战”命令。

凌晨时分,墨蓝的天幕上星星渐渐隐去,茫茫戈壁滩灰暗而苍茫。突然,雷达发现目标,值班员报告,一枚导弹正向阵地飞来。团长及时下达“作战”指令。

时针嘀嗒,9秒过去,10秒,11秒,12秒……说时迟,那时快。此时,透过指挥所玻璃幕墙,肉眼可

见“敌方”导弹喷火飞驰。千钧一发之际,团长重复指令:“发射!发射!”正在焦急等待之时,突然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接着又是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两发导弹腾空而起,火龙一般呼啸着飞向苍穹。指挥所内一片欢腾。然而,接下来的场景,又将大家心弦绷紧。只见巨大的天幕上,两发导弹从两个方向

飞向“敌方”导弹,但高度明显偏低,在“敌方”导弹下方留下的轨迹上交叉后,各自惯性分叉飞离,也就是说,两发导弹与“敌方”导弹擦肩而过,如不迅速调整弹道追踪就会脱靶。然而,就在担心之际,奇迹发生了,两发导弹同时像着了魔似的,突然攀升、拐弯,对准“敌方”全速追击。好啊!指挥所内,惊呼阵阵。1秒,2秒,3秒,4秒,只见远处巨大的墨蓝色天幕上,一道巨大的闪光,一声沉闷的巨

响,一朵绚丽的礼花,向四处扩展、分散、坠落。同志们齐声高呼:打中了,打中了!

太阳升起的时候,我和团长来到阵地,没想到几十个官兵忽然围上来,不容分说,一齐动手,欢呼声中将我和团长抬起来扔向高处,接住后再扔向高处,一连四五个来回。

当天傍晚,加菜会餐,以茶代酒,庆祝这次考核全优。我简短致辞后,团长举起大碗,说为了抒发军人豪情、提振精气神、壮军威、增团魂,他喊一二三,然后全体高呼“啊”。随着团长喊出指令,全团官兵扯开嗓子齐声高吼: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这声“啊”,声高音长,排山倒海,此起彼伏。

现在,我虽然脱下军装多年,但二十多年前戈壁滩上的岁月始终难以忘怀。

# 一碗人间烟火气

□新疆乌鲁木齐 龚恒利

天气炎热,家门口的夜市又热闹起来了。夜幕还没降临,晚霞铺满西天的时候,摆夜市的摊主们就开始支起自己的摊位、烧烤架子、撸串锅底,以及各色甜点冷饮,一字排开。当一缕缕青烟从烤肉架子上氤氲升起的时候,夜市才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各家各户的摊车上亮起了灯,有的还闪着霓虹,照得炭炉里的火更红,滋滋冒油的烤肉飘着孜然的香味,大串大串的鱿鱼被烤得卷起了边,包浆豆腐在铁板上鼓起了泡泡,撒上一把葱花又蹿出一股香来,龙虾的红、田螺的灰、毛豆的绿,看得你应接不暇。还有前面小广场上的摇滚乐队来

助兴,唱着情意绵绵的歌。挤过摩肩接踵的人群,想赶快找一个位置坐下来进行一顿饕餮大餐并没有那么容易,因为和你一样想法的人太多。

汪曾祺说: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也许这人间,这人间最情意绵绵、最至繁至简的是烟火气;也许这人间最打动人心、最牵肠挂肚的是烟火气。

古人对这一碗烟火气的眷恋丝毫不亚于今人,最热闹的莫过于宋代的夜市了。“夜市直至三更尽,才五更又复开张。”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关于烧烤的记载有这么一段:“冬月,盘兔、旋炙猪皮肉、野鸭肉、滴酥、水晶鲙、煎夹子、猪

肝之类,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,谓之‘杂嚼’,直至三更。”真想穿越到宋代的夜市街头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撸一把串,吃一杯当时最有名的冷饮——“冰雪冷元子”,若在不绝于耳的丝竹声中,能偶遇心仪已久的诗人岂不更妙,大文豪苏东坡必定逛过马街夜市,不然怎么会写出“蚕室光阴非故国,马街灯火记当年”的诗句?

白日里为了生计四方奔波,夜晚相聚在这一方天地,是那一炉火,是那一盏茶,是这热气腾腾的一碗人间烟火,消散着你我身体里的疲惫,映照着彼此眼神里的情谊,蒸腾起对生活的热情和渴望。

# 雨天,请慢点开

□南京 时庆荣

这些天,每天有雨。有时毛毛细雨,有时倾盆大雨。

下雨,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很大不便。一些地方,地势低,加上排水不畅,积水较多。人在水中走,车在水中游。汽车经过之处,速度稍快,两边便是水花四溅。

上周的一个中午,我冒雨去黄埔路办事,返程途中发生了一件事,让我很愧疚。

事情办得顺利,心情也格外舒畅,嘴里忍不住哼起小曲。在等待两个红绿灯后,我轻轻踩下油门,汽车从黄埔路穿过中山东路,一路向南,驶入解放路。雨越下越大,雨刮器不停地摆动,坐在车里,视线有点模糊。我紧握方向盘,盯着前方,嘴里继续哼着曲子。

眨眼工夫,车到了解放路公交车站。突然间,我发觉右前方站台上,有一位身背小包、上了年纪的老太太,举着右手,远远地朝我示意。我下意识地急踩一脚刹车,但为时已晚。尽管时速只有三十多公里,由于路边积水,只听到“噗”的一声,右侧车轮驶入水中,水呈弧形飞出去,落到站台上,落到老太太身上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太太为何向我伸手。我懊恼至极,心里非常难受。车驶过站台,我转过身向外看,老太太低下头用手掸她身上的衣服。车外,除了雨声,听不到其他杂音。我责怪自己开车注意力不够集中,路过站台,也不提前减速。我甚至在想:老太太会不会拼了命来追我?

五年前,在北京遇到的一件事又浮现在我脑子里。

那是一个秋天,一个雨后的上午,大约10点钟。得知我到北京出差,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发小,开来酒店接我,去他公司参观。

# 腐草为萤

□山东泰安 管淑平

“季夏之月,腐草为萤。”这是《礼记·月令》中对夏天的一种描述。“腐草为萤”这个词,有一种难以用语言阐述的飘逸之感,大概只有古人才会这么浪漫,认为萤火虫是枯烂的野草幻化而来的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对大暑三候,也曾有这样的记载:“一候腐草为萤,二候土润溽暑,三候大雨时行。”相对于之前的小暑,大暑节令中的萤火虫的确多了很多,它们似乎是专为大暑而来的。

在农村,当明月照枝头的时候,不论你是在青草池塘边,还是在一望无际的瓜田,抑或者是坐在小院的香樟树下纳凉,你都会发现那些小精灵们。它们个头儿很小,有的藏身于青草丛里,有的正在空中飞舞,但你一定一眼就认出它们,因为它们尾部总会发出闪闪的亮光来。一闪一闪的,如同灯笼一样。

每每在夏夜里看到萤火虫微微的萤光的时候,我便觉得那亮着的萤火不是萤火,而是一朵朵正开在夏夜里的花。这么说,其实也不无根据,记得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中写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,据说有

我住在海淀区的万寿宾馆,上车后我们开始叙旧。出宾馆大门,是玉渊潭路。刚刚向西行驶二十多米,路边有一处积水洼地,避让不及,汽车直接冲过去。恰巧,一男一女经过此地,水溅到两人身上。男子约三十岁,女的年纪偏大。

窗外传来喊叫声,我扭过头一看,那男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,向我们车子奔来。发小赶紧停车。男子用手拍打汽车后备厢,又从路边捡起一根树枝,走到驾驶室旁,对着发小大声咆哮。

一场大战眼看就要爆发。知道闯祸了,我按住发小,叫他不要下车。推开门,我走上前。两人上衣都湿了,尤其是男子身上的那件白色衬衣,像个大花脸。我不停地向他们道歉,说“对不起”,表示不是故意的,确实没有注意到路边积水。

男子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,但说出的话很难听。女的气质不凡,情绪很激动,很气愤。劝说了一支烟时间,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百元,告诉他们,这钱给他们洗衣服,因为有事,我们不能耽搁。两人慢慢平静下来。我把钱塞进男子上衣口袋,一边说好话一边拍拍他的后背,将他引向路边。男子嘴里念叨着什么,之后,拉着女的走了。

关上车门,我叹了口气:“唉,花钱买教训吧。”

……

老太太没有追上来。我继续向南开,经过解放南路公交车站、看到路边有人,都提前减速,让车缓慢前行。

事情虽然过去了,但想起来我仍心有余悸,希望那位老太太没有受到惊吓,没有着凉。

雨天,请慢点开车。为了他人,也为了自己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46 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